

籠中鳥集

钟叔河 著

大家文库

龍中鳥集

鍾叔河

著

薛

原
編

青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笼中鸟集 / 钟叔河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9.7

(大家文库)

ISBN 978-7-5436-5555-3

I. 笼… II. 钟…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6976号

- | | |
|------|--|
| 书 名 | 笼中鸟集 (大家文库) |
| 著 者 | 钟叔河 |
| 编 者 | 薛 原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266071) |
| 本社网址 | http:// www.qdpub.com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 85814750 (兼传真) 80998664 |
| 责任编辑 | 刘 咏 E-mail: qdliuyong@126.com |
| 特约编辑 | 贺中原 胡修江 |
| 装帧设计 | 李 欣 王 洋 |
| 制 版 |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09年7月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32开 (850mm × 1194mm) |
| 印 张 | 12.25 |
| 字 数 | 185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436-5555-3 |
| 定 价 | 39.00元 |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 80998826



◎小序

六月底到南京去了一趟，应朋友的邀约，回来后编了两本“自选集”，都是从已出版各集的文章中辑选而成的。一本收写自己和写别人的散文，名《小西门集》；这一本则选收平素“遇事抒情”和“借题发挥”的随笔，名《笼中鸟集》。《小西门》和《笼中鸟》，都是原有的篇名，以篇名作书名，仍然按老习惯。“遇事抒情”和“借题发挥”，则是“文化大革命”中加给我的罪名，三十多年后用在这里，似乎也还合适。

集子照例应该有篇序，在选出来的文章中有《自己的话》一篇，觉得可以用来充数，便将它放在这篇小序之后，其他各篇之前。本集所选文章，都按发表年月先后编次，只有它例外。因为如此，这篇小序也就不必写得太长，可算名副其实的小序了。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再过几天，我就七十八了，甚矣吾衰，该歇歇了。



◎自己的话

大半生和文字打交道，却没写得几篇“纯文学”的散文。写出来的东西，不属于自己的职业，便属于自己的学业，谈不到文学性，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文章之美”。这大半是由于缺乏才情，小半则由于缺乏心情，全是自己的缘故，丝毫不能怨别人的。

外国人说，“愤怒出诗人”。舒芜将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季》比作太史公写书，以为愤怒亦可出史家。那末，愤怒可不可能出散文呢？从杨恽《报孙会宗书》、斯威夫特《育婴当议》、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古今中外的例子看，应该说是可以的，我却愧无这样的力量和胆量。

美的文章写不出，愤怒的文章又不敢写，事实固然如此，但毕竟也有按捺不住和不自量力的时候，也写过一点职业和学业以外的东西。如若说这些东西亦偶有可取，即是写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话。先圣昔贤有的话确实讲得好，如孟德斯

老舍
一列走
士走
士走



鸠临终所云，“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为微”，我便很是喜欢，但如要引用或发挥，则须经过自己咀嚼品尝，把几十年的辛酸苦辣与相调和，结果便是从自家炉锅中舀出来的了。

各种宗教的信条，各门各派的戒律，我从来很少遵从，拜上帝会的“讲道理”和义和拳的“张天师传言”更是从不相信。偶有所感，发而为文，一定是自己有话要说，而且这话一定要是自己的话。尽管它可能说得不深不透不艺术不正确，总归是我自己的话，不是鹦鹉学舌也不是吠影吠声，这是唯一差堪自信的。

当然，说自己的话，只是普通人的普通行为，不值得标榜，何况说的并没有什么精义或新奇，不过是些普通的道理或常识。如说治水须“疏”（把河湖中的泥土挖出来，使水道或蓄水处加深）而不能“堙”（把岸上的土挖了堆起来御水，最后都到了河里湖里，水位反而越来越高），这在大禹时代即已成为共识，又有什么新奇呢？平民百姓日常所讲的也是各人自己的心里话，如说肚子饿了要吃饭，不能靠吃糠或小球藻，或者靠精神的力量硬撑



着不吃，此亦即是老实话，只有惯打官腔或宣讲圣谕的或者才会有所不同。

这些并无精义或新奇之处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每每被称为“散文”或“杂文”。什么叫“散文”，什么又叫“杂文”呢，对此我自己从来搞不清楚，写的时候也从未想过，只是用自己的笔把自己想讲的话写出来罢了，别人愿意叫它作什么，在我是无关紧要的。出版社想要将它们印出来，使之不致渐灭，可以多几位读者，这在我当然也愿意而且高兴。虽然是自说自话，说出声来也就是希望给别人听的，悄悄地自言自语固未尝不可，但那样就未免太寂寞一点了。

有几篇文字发表后曾经引起过一点讨论，如《忆妓与忆民》便是，但讨论我是从不参加的。自己的话说出来，本未奢望所有的人都愿听，都同情，只要有几个人听听便足够了，何必妄求呢？既然我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人，当然也会尊重别人自说自话的权利，只要他不去求阎王爷或判官或牛头马面来将我罚作哑巴便好，这在此时此刻也许还不至于吧。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目 录

◎ 小序

◎ 自己的话

末世官僚地主魂 · 001

还来得及 · 004

学问和理想 · 010

留鸟的世界 · 014

不亦快哉 · 018

笼中鸟 · 022

阿罗咪呢 · 025

玉山和玉笋 · 028

莱茵河上的感慨 · 032

铁算盘及其他 · 035

地理学家的观察 · 039

宋育仁的逻辑 · 043

信口开河的特权 · 046

推事官看监狱 · 050

百年前的平产党 · 054

目 录

清朝人看西洋戏 · 058

赛金花在柏林 · 062

黄遵宪联语 · 067

谈美文 · 070

《易经》的行时 · 073

豫陕川行感慨深 · 076

郭嵩焘和严复 · 079

古人的短文 · 088

卖书人和读书人 · 103

暮色中的起飞 · 106

差距 · 110

忆妓与忆民 · 113

汉口竹枝词 · 116

道光年间的汉口 · 120

李鸿章的诗 · 124

大托铺的笑话 · 131

没写好的小序 · 134

一片二片三四片 · 138

溃堤以后 · 144

西关古仔 · 149

湖南的官 · 153

辞年	· 156
旧时花价	· 158
曾府家酒不必喝	· 161
滚灯的花纸	· 165
上供和还愿	· 168
陈后主和晋惠帝	· 172
土话有书对	· 176
改字诗	· 178
文人之苛	· 182
学与商	· 187
古人的短信	· 191
千年谁与再招魂	· 201
民意和士气	· 204
太行山故事	· 211
小说家言	· 215
果戈理的人物	· 219
古人写书房	· 222
青灯有味	· 225
九里松题字	· 228
人之将死	· 231
写铭旌	· 234

- 此亦人子 · 237
- 囊萤映雪 · 240
- 立异不必鸣高 · 243
- 卧碑 · 246
- 佟国舅讲文艺 · 248
- 挽口和挽手 · 250
- 五人之墓 · 252
- 不在不通之列 · 255
- 角先生及其他 · 257
- 盛世修史 · 264
- 官多不做事 · 267
- 屎戳子 · 269
- 为官乎，为私乎 · 272
- 晚清警监 · 275
- 清朝的官俸 · 278
- 书吏与长官 · 281
- 童心童趣 · 284
- 刘麻子的笔记 · 287
- 不要鸡心式 · 290
- 萧沛苍题画 · 293

看《窆存》	· 297
说说黄裳	· 300
文章的长短	· 303
最早的自来水	· 306
洗马	· 309
平上去入	· 312
梨花压海棠	· 315
谈集句	· 318
神童读经	· 322
助哭	· 326
说倒提	· 329
也谈《四库全书》	· 333
奉正朔	· 336
天威莫测	· 340
谈书话	· 344
恬笔伦纸	· 347
鸳鸯牒	· 351
《艸野尘梦》	· 355
古长沙片鳞	· 359
宝塔诗	· 363

末世官僚地主魂

明末遗民叶绍袁（天寥）的《甲行日注》是有名的，而我却更喜欢读他写的《窃闻》、《续窃闻》和《亡室沈安人传》，这是悼念他的爱女和爱妻的一组文章。

《甲行日注》表现的是国恨，这几篇文章所表现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脆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而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而出，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写道：

自赋归来，仅征藉数亩之入，君或典钗枕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

《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曰：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

这样的夫妻，恐怕只有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古代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侖，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这样，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逃佛遁世，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我一直看重晚明人的文章，因为在专制倒台、传统崩坏的时代，才容得一点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表露，这也就是“亡国之音”往往比较动人的原因。黑格尔不云乎：“智慧之鸟的猫头鹰，只有在文明的暮色中才开始起飞。”如晚明者，岂非古代汉族士大夫文明“暮色”笼罩的时代乎？但留得几首好文章，此时代亦即值得后人纪念，我们本不是凤阳朱的家奴，大可不必为改朝换代而伤心于三百年之后也。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亡国之后毅然舍幼子田庐作“甲行”的叶绍袁，也是不错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写的《窃闻》、《续窃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夫愚妇。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美，无救我女之亡。”但沈安人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她在《季女琼章传》中写道：

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裂尽，血泪成枯。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会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文人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银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还可以着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会肯出家写《甲行日注》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

议是应受到谴责的，是对自然权利的某种违反。您认为，美国该受到指责的仅仅是它的政府力求在经济上来剥削整个世界，而美国并不打算在军事上征服和统治整个世界。

爱因斯坦见到公开信后，即于第二年年初向《新时代》杂志社寄出了他的复信。按道理说，一方以公开信形式尖锐地批评了另一方，就应该给另一方以公开答辩的机会。但一九四七年的苏联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爱因斯坦的复信，整整被扣压了四十年，直到最近才在《新时代》上刊登出来。引人注目的却是编者按语中这样一段话：

不听取爱因斯坦的意见，是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警告说，世界拥有的力量要求采取新的解决办法。当时未能十分负责任地对待这一点。而不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就只有自食其果。我们需要科学家提出的意见和权威。

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浅说》的自序中说，文体问题属于服装裁剪师和鞋匠考虑的范围，这就把我想读他为“假设具有接受大学入学考试水平的读者”所写的这本书的勇气吓跑了。但四十年前的这封复信，即使在文体上也不能不承认是一篇杰作。

爱因斯坦的复信同意瓦维洛夫等人的一个看法，即“社会主义经济拥有各种优越性”，他也同意说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制度有一些弊病存在，但是：

我们不应当把出现一切社会弊病和政治危机的罪责全部推到资本主义身上，从而犯一个错误，即认为只要社会主义一建立，就能医治好人类社会的一切病症。这种看法